

发现外星人

The Greys

Whitley Strieber

〔美国〕惠特利·斯特里伯 著

周小进 译

 译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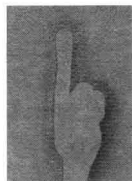


发现外星人

The Greys

Whitley Strieber

〔美国〕惠特利·斯特里伯 著
周小进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发现外星人 / (美) 斯特里伯 (Strieber, W.) 著;
周小进译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8

(外国通俗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grays

ISBN 978-7-5447-4087-6

I. ①发… II. ①斯… ②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50304号

The Grays © 2006 by Whitley Strieber

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/o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
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 through Jia-Xi Books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08-031 号

书 名 发现外星人
作 者 [美国] 惠特利·斯特里伯
译 者 周小进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李仁成 刘佃峰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087-6
定 价 26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一部	黑夜飞行者	1
第二部	三个贼	35
第三部	灰色外星人的秘密	71
第四部	被绞死的人	101
第五部	死亡的执行者	137
第六部	神圣的孩子	163
第七部	失去的土地	187
第八部	秘密士兵	241
第九部	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	255
尾 声	深夜，当魔鬼来临的时候	311

第一部 黑夜飞行者

至于夜晚呢，我警告你，夜晚可危机四伏：
风会在夜晚改变，梦会降临，
而且非常冷，
大角星附近会出现奇怪的星星，
各种声音在天空中呼叫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——阿奇博尔德·麦克利什《一封留在地下的信》

第一章

因为我们知道危险就在那儿，就在小镇一条悄无声息的街道上，这时的危险，要比在显而易见的地方——比如战场上——更加令人生畏。举个例子，在美国内陆的一条街道上，三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，绕着8字形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5月黄昏，任何危险都会让人吃惊。可怕的重大危险呢——那是不可能的！

不是三个孩子都处在危险之中。实际上，在1977年5月21日这个清香弥漫的黄昏，其中两个男孩和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其他人一样非常安全。可第三个男孩就没这么走运了。他的运气要差得多。

他的基因里深埋着什么东西，所以有人对他特别感兴趣。人们以为这些人不存在，但实际上他们是存在的——而且还掌控着这个地球。

对孩子来讲，这就很糟糕了——实际上简直是悲剧，因为这些生物——如果可以称为“生物”的话——给那些侥幸存活的受害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无法治愈的创伤……

太阳下山了，落日的余晖落在林木街各家的门廊上。玩耍的时间也随之结束了，几个男孩陆续回了家。

丹尼又骑了一会儿车，艾赫莫先生家的狗“壮壮”一直盯着他。不一会儿，艾赫莫先生穿过他家门前的草坪走了过来。他吸一口烟斗，烟斗便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。他问道：“我问你，丹尼，晚上愿意跟我和弗兰克叔叔一起去钓鱼吗？这个星期我们收获可不小呢！”

丹尼是个孤独的孩子，妈妈酗酒成瘾，爸爸又经常打人，所以他总是很喜欢这样的机会，能够躲开家里的紧张气氛。他可以带上自己的睡袋，铺在小船的底舱，如果有鱼上钩拉线，他肯定会醒的。但今晚却不行。“明天一大早有童子军练习，”他回答，“要早点起床。”

艾赫莫先生身子往后仰了仰。“钓鱼你都不去啦？”

“九点就要到公园。也就是说七点半要做弥撒。”

“啊，是的。的确是那个时候。”他又吸了口烟斗，“我们钓到一条鲟鱼，就用你的名字给它命名吧。”然后他笑了起来，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响。这时起了风，月亮也升起来了。他转身回去了，让丹尼一个人沿着阴暗的林木街回家。丹尼使尽全力踩着那辆蓝翎牌自行车，不想再去看头顶那越来越黑的天空，也不敢回头望。

他停好自行车，跑到有灯光的后门。他跳上台阶，走进明亮的厨房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他闻到了烤鸡的余香，觉得肚子饿了，但他知道鸡肯定已经吃完了。他来到客厅里。

他在客厅里没待多久。对他的爸爸、妈妈来说，电视剧《爱之船》简直就是宗教，后来他们又迷上了《神秘岛》。他宁愿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去看用二十美分从罗·布鲁姆那儿买来的《蝙蝠侠》。

就在同一时刻，在几英里之外，喜欢《爱之船》的凯特琳·彭斯正一边看着电视剧，一边听她妈妈说如何给脚指甲涂颜色。要涂得很红，而且要用一种慢慢变硬的指甲油。这种指甲油持续的时间长，很少脱落，正适合脚指甲。下个星期学校组织出游，她想——一直这么想——涂好脚指甲去参加“海滩日”活动。

乔伊斯曾听到一种有磁力的低语声，她认为这正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，于是就搬到了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，搬到了这幢临水的简陋公寓。离婚的女人在麦迪逊这个地方容易找到男人，这些想法低声对她说。当然，这些想法很可能没有告诉她，在这个地方，要把一个孩子从房子里偷出来然后远走高飞，也很容易；等孩子开始叫喊的时候，谁也不会听见，除非夜晚的风。今天晚上就是这样，《爱之船》“开”走了，房子里一片寂静。

星期六，夜渐渐深了，月光照在屋顶上，一幢幢房子里的灯先后灭了。午夜一过，麦迪逊市就静静地进入了梦乡。

三点以后，丹尼·卡拉汉意识到周围发生了变化，足以让他从梦中惊醒。他睁开眼睛——但除了星星什么也看不到。一开始他还以为自己在钓鱼。然后他就意识到，他还躺在床上，他看到的星星其实是家里的天象仪，

那是花九美元从爱德蒙科学仪器公司买来的。天象仪是个深蓝色的塑料球，里面有盏灯。塑料球上布满了针孔，排列成夜空的样子，你把灯关掉，再打开天象仪的电源，奇迹便发生了：浩瀚的星空就在你的周围。

可是他却并没有打开过天象仪，想到这里，他感到极度恐惧，一股酸味从嗓子里涌上来。他张开嘴巴，想喊他爸爸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吹出一口气。星星从他脸上移过，先在他鼻子上抖动，然后掠过他的眼睛，泪水在无助中默默地流了下来。

只有天象仪的马达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风吹着屋前院子里的橡树，沙沙作响。丹尼在床边坐起来，扣上睡衣的扣子，就像要出门的人扣好外套一样，最后他把四粒大扣子都扣好了。一个想法低声对他说：“站起来，看看窗外……”他双手紧紧地抓着床单。老橡树冲他摇晃着脑袋，那个声音低低地说：“去吧……去吧。”

然后他发觉自己的脚趾已经碰到了地板，然后他便站在了流转的星群之中。接着他的身体朝窗边飘去。靠近窗户的时候，他看着窗户自动打开了。然后他移动得更快了，从窗户中穿了出去。他想抓住窗框，可没抓着。接下来他就从前院那棵橡树的枝丫间飘过，他挣扎着想抓住一根树枝。

他总算抱住了一根树枝，可他的身体却向上翻转过来，最后双脚朝着天空。他用尽全力抱紧树枝，可那股向上拉的力量越来越大。“爸爸！”他叫道。就在这时，他从树枝上被拉开，那股力量将他拉向空中。

他听见一条狗叫了一声，看见下方有一只猫头鹰，翅膀在月光下熠熠生辉，猫头鹰的叫声被风吹散了。

他一边上升，一边尖叫、挣扎。他在空中飘着，双手乱抓。在他下方的远处，月光在蒙诺娜湖面的微波上跳跃。然后他就到了夜空的云层，他从云的间隙中飞过，在云的峰顶上翱翔，耳朵里听到低低的雷声在云中孕育。

面对着奇妙的景象，他终于不再尖叫了，可眼泪仍旧顺着脸颊滚落下来。他颤抖着，喘息着，慢慢地从一片云的上方经过。他看见了下方远处那银色的湖面，还有点点光亮，那就是麦迪逊市。他闭上眼睛，双手捂着脸，向上移动，上面看起来好像是空中的银色岛屿。

那岛屿上有个圆形的洞，又黑又深。

然后丹尼就那个圆洞里进去了，他在半空中停下来，然后摔到了地面上。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身处黑暗之中，但那又不是漆黑一片。月光从那入口处穿透下来。他能看到下方远处的微弱光亮，那是湖面上的渔船。

一股彻骨的悲伤裹住了他。此时此地，他想起了以前的事情。他不想让那些小医生再来碰他。他也知道，他们还是会来的，而且很快。他想到从那个入口处再跳回去，可跳回去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他来到入口处旁边，身体尽量前倾。“艾赫莫先生！弗兰克叔叔！救救我！求你啦，弗兰克叔叔！”

沙沙的声音。他缩着身子，离入口的边缘又近了点，心里真希望自己有胆量跳下去。一个低低的声音轻柔地说：“嗨？”

他往后退了退，离那个东西远一点。他能看见那是白色的——一张白色的脸，宽松的白色衣服。

“救救我！”那个东西说。

那是个女孩，现在他能看出来，从她的声音里能听出来。她站在那个入口的另一边，淡淡的月光从洞口斜射进来，照在她脸上。

“你是从麦迪逊来的吗？”她问道。她的声音在颤抖。

“是啊。我叫丹尼·卡拉汉。”

“我叫凯特琳·彭斯。我在这儿没见过别人。”

“我也没见过。”

“我们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到这儿以后，我就想起我以前来过；可等我一回家，就再也不记得了。”她低下头，声音低下来，犹豫着嘟哝道，“他们也脱了你的衣服吗？”

他的脸开始发热。他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肩膀。“哦……嗯。”

“他们对我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”

“某种手术吧？”

她的眼睛亮了起来。“是啊，可这里又不是医院！”

两个孩子走到一起,互相拥抱。附近有冷静而机警的眼睛在观察着他们。

两个孩子一直这样拥抱着,女孩穿着睡裙,男孩穿着睡衣裤,上面还有昨天的燕麦粥留下的污点。他们的拥抱和性爱无关,他们还太小,像两只被人从鸟巢里偷出来的小鸟,努力在没有安全的地方找到一点安全感。

“如果我们像跳水一样扎到下面的湖里,会有用吗?而不只是跳?”丹尼问凯特琳。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没用。”

“我有跳水徽章,我要试试看。”他说。

她会意地叹了口气。两个孩子沿着一条摇摇晃晃的过道,来到入口旁边,他们刚才就是从这个入口被吸进来的。这条飞船算不上高科技,甚至连舱口都没有关好,门很旧,而且是手工做的,但是所用的材料远比我们的先进。门是用栅条和铝箔做的,栅条不会断,也烧不坏,铝箔就是用子弹都无法穿透。没有闪闪发亮的控制台,和《星球大战》中的完全不一样。不过是锡纸和板条,还有一个锡盒,里面装满了从地下开挖出来的特殊物质,能够抵制重力的吸引。

躲在孩子附近的生物,知道孩子们心里在想什么,因为他们不仅能够看到孩子们饱满的身体裹在鼓荡着的布里,而且还能看到那些承载着情感、喜好和记忆、火一样的神经,也能看到他们那蓝色的恐惧从心脏奔向全身。

他们在意识里能看到金色和绿色的线条变成了红色和紫色,他们知道这就是恐惧的颜色。

凯特琳和丹尼凝视着下方那波光粼粼、泛着微光的湖面。

“跳吗?”凯特琳问。

丹尼能够想象艾赫莫先生在湖上抽着烟斗,眼睛望着钓线的样子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可是,艾赫莫先生将看到什么呢?一个男孩从空中掉下来?也许吧,但很可能不是。他们很可能认为那声水响只是一条鱼在跳而已。

这时他听到黑暗中有窸窣窸窣的声音,这说明那些东西已经在行动了。

凯特琳靠到他旁边。这时她的嘴唇上露出极其微弱的一点笑意,她抬起手来。手里面有一盒火柴。

现在已经能听到吱吱的声音更急、更近了。

凯特琳冲着那入口喊道：“我住在麦迪逊！我住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！”她的声音穿过了薄薄的墙壁，发出响亮的回声，但只有云能够听到。

丹尼把双手放到嘴上做成喇叭状，喊道：“弗兰克叔叔，救救我们！”

“你喊谁？”

“我叔叔。他在下面钓鱼。”

她擦亮了火柴，火光中他看见她身后有东西在动，发着绿色的光亮。就在他看的时候，那东西开始溶解，变成了斜斜的形状，好像昆虫的眼睛，但很大。就在她身后，不过几英寸的距离。它闪着光，消失在阴影中，然后火柴熄灭了。有什么东西顺着他衬衫里面滑了上来，沿着他的胸膛往上钻。

他听到凯特琳喘着气，接着听到她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，然后他自己也叫了起来，用最高的声音和最大的力气叫了出来。几条手臂从四周缠上来，一根针像火一样穿透了他的胸部，深深地扎进去，让他呕吐起来，嘴巴里全是什么东西死亡后的味道。

现在他不能动了，也发不出一丝声音。他觉得自己在移动，胃在抽搐、痉挛，胃里的东西都涌上了喉咙。

他什么也看不到，除了凯特琳轻微的吸气声和惊叫声，也听不见别的声音。

一只手伸过来，拉成一道微弱的光，好像就是要让他看到一样。一只长长的手，手指好像光秃秃的树枝，每根指头的指尖上都有一个黑色的、弯曲的爪子。这只手里拿着一把餐刀，刀刃上有斑斑锈迹。

刀冲着他的胸部来了，刺痛，然后刀尖顺着他的肚子切下去，有点痒。在周围的黑暗中，他听到了切割的声音，然后是开裂的声音，接着是气泡穿过液体的汩汩声。接着背上有一股冰冷的感觉，从脖子向下一直延伸到胯部。他看到了刀柄，那把刀子被当作锯子用。随着刀子一高一低地动，一股冰冷的感觉在他胸部越来越强烈。然后，一声吸吮似的声音传来，两个白色的大东西脱离了他的身体。他抬起头，向下看着自己。他看到的景象如此离奇、如此出乎意料，以至于他的眼睛就一直瞪着：他看到一个像

湿老鼠一样的东西，蜷缩在胸腔中部，愤怒地颤抖着。这东西躺在一摊液体中，两边都有像橡胶气囊一样的东西，在扩张、收缩，还发出咝咝的声音。

他觉得浑身冰冷、极其虚弱，向后倒了下去，脑袋砸在硬铁上。那是床架，他被放在这张床上。

然后星星来了，几百万颗细小的星星，都是金色和绿色的，快速移动着，好像夜晚大风中的火星。它们围在两个孩子四周，绕着他们的身体旋转。它们像一大群鱼一样优雅地移动，从一个孩子的身体里蜂拥而过，然后飞到空中，又穿过另一个孩子的身体。就这样一遍又一遍，每次星星侵入他们敞开、裸露的身体的最深处，经脉和器官就会发亮。光从他们尖叫的嘴巴里涌出来，从他们的耳朵和眼睛里冲出来。

孩子们挣扎着，却不能起身；叫喊着，却没人理会。这折磨，这可怕而又美丽的折磨，却仍旧在继续。

在美国大陆中部的科罗拉多州，一位年轻的军官拿起电话，接通了华盛顿。“长官，我们这儿有个‘发光仔’，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市上空盘旋。”

“多久？”电话里传来迈克尔·威尔克斯上校疲惫的声音。

“二十二分钟，长官。没有离开的迹象。”

威尔克斯看了看表。快到凌晨四点钟了。“你向我汇报是对的，呃——”

“我是朗福德中校，长官。”

“好的。谢谢。”他放下电话。如果这个“发光仔”再停留一会儿，这位听起来很精干的年轻中校就会派一架飞机过去。可不能让这种该死的东西日出之前还在主城区上空逗留。迈克尔·威尔克斯搞不明白这该死的东西到底要干什么。想想自己也无能为力，他叹了口气，从瓶子里倒出一粒药片，就着床边放的那杯水吞了下去，然后又睡了。

他本来可以命令伊蒙·格拉斯去问问鲍勃，了解一下这个静止不动的“发光仔”的情况，不过也许用不着。他们一共只有两个活着的灰色外星人，鲍勃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两个灰色外星人是在新墨西哥沙漠里的一次特殊事件中捕获的：当时白沙基地正在测试一种威力强大的新雷达，灰色外星人

的一艘飞船进入了雷达的范围，坠毁了。他们没想到这儿会有雷达，影响了他们飞船的悬浮能力。

美国空军立即赶到坠毁地点，发现了三个灰色外星人，两个是活的，一个已经死了。三个外星人就能组成一个“三元体”，相当于一个地球人。第三个同伴不在，“三元体”无法完成决策过程，剩下两个活的也就没什么作为，所以捕获行动非常成功……当然，除非整个事件是灰色外星人设计的一个更加聪明的骗局。

你要通过思想与鲍勃和亚当交流——或者说是通过伊蒙，伊蒙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能干这个工作的人，只有他能和这两个外星人交流。

伊蒙通过某种方法，利用自己的思想与外星人交换图像。这可是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大家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作用，但这是他们唯一的渠道。伊蒙从这两个家伙身上得到的某些技术信息，倒是很有科学价值，说明他们的交流多少有些名堂。

但是他们不清楚灰色外星人在人类身上究竟干了什么。肯定很可怕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可怕的事情——从空中来的，可空军却他妈的毫无办法。所以这成了秘密，以后也绝对不能泄漏。

他难过地哼了一声，翻了个身，痛苦地等着那粒药片生效。

在那艘银色的航空器中，两个被俘的孩子挣扎着、扭动着、翻转着。丹尼看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。他眼前有一团迷雾，视线很模糊，但他使劲看着，想搞清楚这白色物体的意义。四周很暗，但他还是能看到这东西。它悬在空中，好像挂在晾衣绳上，他想这可能是个大床单，湿淋淋的，因为上面还在滴水，滴滴答答落在下面某个地方的金属上。

可这真是个非常奇怪的床单，因为上面似乎还有一张脸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像湖里的大鲈鱼的嘴巴，上方有两个扭曲变形的黑洞。那是它的眼睛吗？他想那肯定是的，因为上面还有一片黑黑的东西，看起来好像是头发。然后他看到那东西有点拳曲，还有点儿亮，他知道那是金黄色的头发——凯特琳擦亮火柴的时候，他看到她的头发就是金黄色的。

他想喊她的名字，却只发出了一个气咻咻的、低低的声音。他想妈妈，他想爸爸，他想弗兰克叔叔，弗兰克叔叔可是个硬汉子！他想他们到这上面来，救救他们俩！

滴答。滴答。滴答。

这时他看见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有棕褐色的短头发，脸模模糊糊的，像麦迪逊游乐场的“变形屋”里的镜子。

可是，等他瞪大眼睛看看，就立即明白了：那是他自己的皮，但看上去好像飘在上面，而他自己却在下面，然后——

他的胃开始翻腾，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，嗓子干得厉害，好像喉咙里面塞满了灰一样。他想叫喊，想祈求上帝救命，可就是发不出声音来。

黑暗中，远处响起吱吱的声音。那些躲在暗处的东西来了。他睁眼看着，但他知道他看不见他们，以前就从没看见过。

这时他的皮飘了起来，展开了，像一片云浮在他上方，云里有一个张大的嘴巴和两个黑洞洞的眼窝。它落在他身上，轻轻地，好像是在星空下露营时落下的露珠。那张皮把他裹住，那深深的温暖的感觉，他一生都没体会过。

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、甜美的呻吟，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快感和最深刻的宽慰。在他身旁，凯特琳也发出了呻吟声；他知道，她跟他一样，再一次被自己的皮包裹住了。

与此同时，他们俩并没有穿过门之类的东西，可那银色的飞船却在头顶呼啸而去，转眼变成了一个小点。风在他们四周尖啸，他们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丹尼以为他们俩被从船里推了出来，要死在湖里。

下面，艾赫莫先生看到一束束光线，在夏天的云层外戏耍。“真是怪事！”他说。这时弗兰克说：“喂，这儿有鱼上钩啦！”他们又拉上来一条鲈鱼。

丹尼尖叫着醒了过来。他头朝着脚那边，掉了个个儿，被单扔得满房间都是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马上觉得口渴得不得了。他来到卫生间里，喝啊喝啊。妈妈听到了他的叫声，来到他身后。“你没事吧，丹尼？”

他哭了出来，用尽全力抱住她，脸埋在她的睡袍里，睡袍上还散发着香烟和烈酒的气味。

“怎么，怎么啦？”

“妈，我做了个梦。很可怕的梦，妈妈。”

她和他一起走进他的房间，坐在床边。

“是那些印第安人，他们抓住了我们，把我们的皮活剥了下来。”

“活剥谁的皮？”

“我的！还有——她。我不知道。我和一个女孩。”

一只凉凉的手摸了摸他的额头。“你梦见你光着身子，和一个女孩子在一起，那有点吓人，是这样吗？”

“星星，”他说，“那些星星……”但是星星怎么样，他却想不起来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妈妈的手放在他额头上，安慰了他；可是在他内心深处，在那发出尖叫声的内心深处，他还记得每一个可怕的时刻，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他的妈妈虽然有点醉醺醺的，自己也很伤心，但还是陪孩子多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她回到了楼下的厨房，继续向那瓶廉价的烈酒发起机械而猛烈地进攻。

凯特琳发现自己一丝不挂地躺在地板上，浑身都是汗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到了地板上，她摇摇晃晃站起身来，却发现自己害怕看镜子——害怕得要命，害怕得令人痛苦。她站直了身子，低着头，紧紧抓着水槽，哭了，哭得很伤心很伤心。

她的大脑却无法理解刚刚所发生的事情。她为什么没有穿衣服？她到地板上去干什么？那个男孩是谁？为什么会记得一个男孩呢？

她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找到睡裙穿上了。她来到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看着月亮低悬在湖面上，空气中传来金银花的芬芳。

然后她感到恶心，跑到卫生间里吐了出来。她洗好脸，刷了牙，最后看着镜子里那张憔悴的脸。她摸了摸镜子，好像她在一场奇迹一样。泪珠在她眼眶里滚动，顺着脸颊落了下来。然后她回到床上，躺下来，像一个被俘的灵魂一样进入了忧郁而不安的梦乡。

第二章

2003年10月一个阴冷的上午，劳伦·格拉斯中尉看着父亲的灵柩缓缓下葬。现在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她十二岁的时候，母亲就抛开他们回到了苏格兰，此后音信全无。

同来送葬的还有四个男人，她一个都不认识。她猜想，他们大概是父亲所在的某个部门的同事。她不知道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，是干什么的，对此她一无所知。

风吹打着她买来的花，牧师祈祷完毕，她撒下一块泥土，心里说：“你不会哭的，你不会哭的。”然而她还是哭了出来。

他因公殉职，但不太清楚怎么死的。他们没有告诉她，也不许她看他的遗体。棺柩上打着联邦政府的封条，上面警告说打开棺柩就是犯罪。盖子下方的缝隙被铅焊死了。她本来想单独和棺柩待一会儿，但连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。讣告没有发，没有任何东西来标志他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，虽然她相信父亲一生有很多英勇的事迹。

他们给了她五千美元的抚恤金，他算是在执行任务时殉职。

怎么殉职的？是什么任务？那天早上，他像往常一样开车离开家，她想应该是去上班了。他们住在戴顿市的赖特-帕特空军基地，但在上班的日子里，他要在戴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之间往返，他上班没有固定时间。

葬礼结束时，令她惊诧的是，一个飞机编队排成“追悼”队形从高空飞过，壮观地飞向远方那灰色的地平线。这时，在墓地的另一端，一支仪仗队鸣枪二十一响。她根本不知道那儿还有个仪仗队，这可是最高规格的礼仪。接着丧葬号响了起来。

他的葬礼仪式是最高荣耀，她觉得很难过，因为她连原因都不知道。

那四个男人正准备离开墓地，这时她赶了上来。“能告诉我点什么吗？”没有人回答。

“拜托了，我是他女儿。至少告诉我，他死的时候是不是很痛苦？”

其中一个男人走了过来。他个子很高，皮肤白得好像得了白化病一样。
“我是不是应该说没有？”他说。

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我知道，劳伦。”

他知道她的名字。但是这个人是谁呢？他穿着整洁、合身的便装，跟秋天的云一样灰扑扑的，头发有一点花白，眼睛也是浅灰色的，简直跟白色没什么两样——这个人是谁呢？

“你是谁？能告诉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吗？”

“我要你到一个办公室去。你可以去吗？”

“现在？这是命令吗？”

“我非常抱歉。你愿意去吗？”

走过这块墓地是她做过的最伤心的事情。她并不了解悲伤，对她来说，那是全新的体验。你在悲伤的时候可以去办公室吗？可以在悲伤的时候谈话吗？悲伤的时候，可以听别人说出秘密吗？“我想待在家里。”她回答。

他给了她一个基地的地址。“你考虑一下，请你记住，我们不会提这个要求的，如果不是——”

“我知道是紧急情况。显然是紧急情况。”

“我叫路易斯·克鲁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请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次见面的事，也不要说我的名字。”

“好的，”她说，“请你告诉我，我父亲发生过什么事？”

他看了她很长时间，长得足以让人觉得不安。他在打量她。可为什么呢？她无权接触机密，她不过是个下等的军需官，根本没想过跟随父亲加入空军情报处。

“可以吗？”她又问道。

“很抱歉，我必须在这个日子请你过来。”

“那我也很抱歉。”她离开他，经过一排整齐划一的军人墓地。那么多生命被空军送到这里，装在那么多铁棺里，大多数人都很年轻、很天真、